



梁汝果烈士跳崖地

龙洞岩

我要去寻那盏灯。这念头，像一粒深埋的种子，在心底蛰伏了十余年，如今破土而出，带着不容分说的力量。

我要去的地方，是开州的义和镇。要寻找的，是九十多年前，在这片土地上燃起的第一簇共产主义星火——四川省开县（现重庆市开州区）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旧址、中共开县中心县委旧址。我想知道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那盏灯是如何在这里点燃的，又如何穿透沉沉暗夜，将灯光延续至今。

我不知道能寻到什么，是档案馆里几页泛黄的纸笺，是旧址前一尊被岁月磨平棱角的柱础，还是最终成为瞻仰。我怀着近乎虔诚的忐忑，踏上了行程。于我而言，这不仅仅是一次红色遗迹的探访，更像一场精神的溯源，一次与父辈祖辈灵魂的对话。

1 石桥·老宅·桐油灯

文物普查车在义和境内的山间盘旋，山下已是盛夏的燥热，山上却还保留着几分清润的凉意。薄雾在山坳间聚散，将远山近树晕染得如同彩墨。直到南河以一种决然的姿态在视野里分叉进入破石沟河，将相辞村温婉的烟火与龙洞岩的陡峭绝壁一同揽入怀中，同行的队友轻声说：“到了，这就是义和，取仁义和睦之意。”

破石沟河，南河的支流，在这里显得格外清幽，水流平缓，清澈见底。从车上下来，站在河上那座“同德桥”上，手掌抚过被无数行人车马磨得光滑的桥栏，触感是沁入人心的凉。

就是这座桥吧？1931年深秋，那位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归来的青年，就是踏过这座桥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蔡家湾。那个年轻人名叫熊治平。

站在桥上，想象着他当年的身影。那时的他，或许穿着一袭知识分子常见的青布长衫，肩挎油布伞，手提一只素净的牛皮箱。他的眼神清亮而坚定，既闪烁着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理性光芒，也映照

文物工作人员现场勘测

几十年前开县燃起第一簇共产主义星火，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和中共开县中心县委在义和镇成立——

寻找九十多年前的那盏灯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

着故园山河的满目疮痍。

他亲手将“开县商业职业学校”的木牌悬挂于自家老宅的门框边。那挂上去的不仅是标牌，更是信念的庇护所；开启的不仅是一所学校，更是一座在蒙昧中矗立的精神殿堂。当木牌挂起的那一刻，就像在漫漫长夜里，有人悄悄点亮了一盏灯。火种虽小，却埋下了燎原的希望。

我闭上眼睛，穿越时间的帷幕，仿佛看见那些万籁俱寂的深夜，一盏小小的桐油灯，投影出一个清瘦的、伏案疾书的剪影。毛笔蘸着的，不仅是墨汁，也饱含窗外清冷的月色，更是他胸中滚烫的、名为“信仰”的血液，一字一句，写就那一纸《告全县工农书》。那灯光，摇曳不定，却像一颗生命力顽强的种子，落在了这片自古便孕育着“觉醒”的土地上，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刻。

2 老人·烟袋·黄葛树

为了解到那段历史，我没有跟普查队去那个旧址，而是在镇书记的带领下，在相辞村的一棵百年黄葛树下，找到了一位姓周的老人。据说，他父亲曾为地下党送过信。

见到老人时，我很惊讶，86岁的老人，须发皆白，但红光满面、精神矍铄。我们坐在黄葛树下的垒石上，聒噪蝉声衬出山村的宁静。周大爷吧嗒着一杆长长的旱烟袋，烟雾袅袅，将他的面容笼罩得有些模糊，也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个遥远的年代。

“你问熊先生啊？那可是个有大学问的人。”周大爷的开场白，朴实而直接，满含敬意，“我常听爹说，他讲话从来不之乎者也，讲的都是咱庄稼人能听懂的道理。为啥我们种了很多稻谷，自己却吃不饱？为啥我们织有布匹，自己却衣不蔽体？他说，这不是命，是国家制度病了，得治。”

“听老汉讲，那时候上课，表面上是学记账、算数，可暗地里，熊先生会挑些信得过的学生，讲俄国的十月革命，讲咱们中国该走的路。”老人眼望上空，仿佛在努力搜寻父辈口述留下的记忆碎片，“危险啊！国民党的暗探、团练，眼睛都盯着呢。他们开会，得有人在外头放哨，窗子上挂黑板，就是平安无事的信号；要是黑板收了，就是有情况。”

“我爹曾往龙洞岩下送过一封紧要的信，交给一个叫梁汝果的人。”周大爷的烟锅在石凳上轻轻磕了磕，“那信，就塞在挖空了的竹扁担头里。我爹说，他一路心都快跳出嗓子眼，总感觉后面有人跟着。见到梁汝果时，那人正跟几个年轻后生在岩洞里比画着什么，像是在练瞄准。梁汝果接过扁担，用力拍了拍我爹肩膀。我爹说，那人眼里有光，是一种……给人信心的光。”

3 绝壁·苞谷·龙洞岩

告别周大爷，我执意要去攀爬那座记载着悲壮一幕的龙洞岩。山路陡峭，灌木丛生。岩洞的上方是陡峭的悬崖，洞下是墨绿而不知深浅的小潭。站在潭边，微风习习，心随之起波澜。同行的镇党委书记，指着崖壁上一处颜色略深的地方：“听老一辈说，那里就是梁汝果烈士纵身跳下的地方。”

我久久凝望那面巨大而沉默的岩壁，试图以目光触及九十多年前那个年轻生命在此留下的最后印记。1935年蔡家湾的春天，本应是希望绽放的季节，却因一场背叛，骤然坠入血雨腥风。

书记讲述了他从前辈口中了解到的细节：那个清晨，梁汝果正用木炭在土墙上比画游击战术，清乡队破门而入。被捕前最后的瞬间，他将半截烧苞谷，塞进了一个经常给他送饭的哑巴农妇。那半截烧苞谷里面，藏着当时开县境内最重要的组织名单。这个急智的举动，让他后来的慷慨赴死，更添一份坚定。

经过龙洞岩时，他提出要“方便”，押解人刚一分神，他便纵身向崖下跃去，伴随着沉闷的撞击声，梁汝果悲壮地离开了这块布满希望的土地。据目击者回忆，那些峭壁被折断的杜鹃花，比往年开得更为灼烈，更为艳丽。

我的目光从岩壁缓缓下移，落在崖底那片平地上。朦胧间，一个身影慢慢腾起，时而模糊，时而清晰……在心中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、震撼人心的共鸣。

4 坝坝会·直播·舞台剧

我随镇党委书记到了仁和村党群服务中心，旁听了一次坝坝会。在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的青石台阶上，村干部和几十个村民围坐一起，摇着油纸扇，喝着老荫茶，讨论着基本农田怎么改造、房前屋后如何美化、留守老人还缺什么。

问题具体而微小，发言也没有轮次，但每个人脸上，都是一种当家作主的认真。书记拿着小本子，一条条地记，不时追问细节。这场景，与我脑海中想象的当年熊治平在蔡家湾老宅里，与那些老裁缝、老石匠、佃农围坐在油灯下，低声商讨如何发动群众、如何发展党员的秘密会议，竟奇妙地重叠了。

所不同的是，如今的坝坝会，旁边还架着一部手机，进行着网络直播。屏幕上，不时有弹幕出现：“建议把龙洞岩景区打造出来，瀑布、水潭和革命故事都是很好的资源。”“咱们村的蜂糖李、柑橘、晚稻米，可以统一包装设计吗？”……这些来自未到场村民的意见，通过现代技术，瞬间便抵达到决策者的眼前。

负责直播的年轻选调生对我说：“百年来，从‘拯民于水火’到‘解民于细微’，我觉得，我们共产党人，工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，工具在发生变化，但那份初心，从来没变过。就是要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

个人，都觉得日子有奔头，心里有依靠。”

在仁和村，我去年曾见过他们表演的一台极具深意的舞台剧《仁义和睦·党心如磐》。有一个画面是这样的，舞台左侧是1932年的地下党员，正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，用米汤在粗麻布上秘密书写传单；右侧，则是今天的村民，举着智能手机，在硕果累累的柑橘园里，笑容满面地进行着直播。历史与当下，艰苦环境与幸福生活，隐秘的斗争与开放的分享，在这小小的舞台上，完成了一场无声却力抵千钧的对话。

在剧中，他们还用方言模仿熊治平的声音，朗诵了《告全县工农书》，展示了熊治平带回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和曾用过的煤油灯……我在想，开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队队员将会运用现代AR技术，把这些展品制成生动的数字展品，放进博物馆里。

这一刻，站在数字技术与历史遗存交汇的点上，我忽然明白，我寻到了那盏灯，它真的从未熄灭过。

那盏灯，从蔡家湾老宅的窗棂上，被熊治平小心翼翼地提了下来；那盏灯，它从龙洞岩的绝壁上，被梁汝果用生命高高地擎起。而后，它被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前仆后继，默默无声地传递下来，传递在那年年如期盛放、曾与烈士牺牲擦肩的杜鹃花中，完成着与先烈跨越时空的约定。

“仁义和睦”，曾是先辈们用最滚烫的热血与最宝贵的生命去浇灌、去追求的理想；而“党心如磐”，正是今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，将这一崇高理想化为现实图景的坚定基石。这颗心，是为民服务，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奉献之心；是为民谋发展，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奋斗之心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份“人民至上”的忠诚与担当，始终坚如磐石，历久弥新。

5 山河·稻浪·心灯

归途中，我再次经过那条南河支流。夕阳西下，河面碎金万点。有老农在稻田边，拾起一穗沉甸甸的、金黄的谷粒，眯着眼，带着满足的笑意端着，脸上的皱纹里，仿佛也填满了阳光。我忽然想起《仁义和睦·党心如磐》舞台剧中的那句台词：“山河为证，那些为‘仁义和睦’沸腾过的热血，早已渗入泥土，化作金秋时节的万顷稻浪。”

是啊，山河为证。我找到了那盏灯。它不在博物馆冰冷的展柜里，也不在党史严谨的字里行间。它，就在这寻常的、安宁的炊烟里，在这预示着丰收、起伏的稻浪里，在每一个为更加美好生活而挺直脊梁、努力耕耘的平凡身影里，更在那一颗颗传承着红色血脉、为着“大我”而矢志不渝的“磐石”般的心里。

那光，不刺眼，却温润而坚定。它照亮来路，更照亮前路。

那光，永在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作者(左二)与文物工作人员考察遗址